

家一定要改正自己的作品到一百次，然而在戰時節約物資的情況下，作家應當更嚴肅地工作，更忠實於自己的工作，以求作品的精鍊和完善。

優良的書籍應當盡量地廉價出售，以求普遍於讀書界，這可以說是今日出版界必須具有的出版道德。英國的出版界雖然在工價高漲，紙張缺乏的困難情況中，卻大量地出版廉價版以應讀者的需要。中國的出版界必須糾正過去的純利主義純商業主義；出版是文化而決不是生意，所以印刷條件無論如何困難，必須以最低的價錢供給文化食糧。像英國似的優良的書籍以薄利多售的方法推銷是應當效法的好辦法。

祇有作家糾正粗製濫造的惡傾向，出版家糾正了純商業主義，出版文化才能走上正確的軌道上去。

在這次的世界大戰中，國家和國家的關係，必然愈來愈密切。翻譯介紹的書刊必定會受到讀者熱烈的歡迎。在日本曾經有過這樣的一件可笑的事：日本曾經有過轟動一時的名譯著「糊和缺」，在日本很流行一時。然而據以後的調查才知道原來「糊和缺」不但沒有原著者，並且沒有原文，僅僅是為了求銷路而假托為譯本。在中國雖然沒有這樣可笑的事；但是讀者對翻譯書刊的切望怕沒有什麼不同吧！翻譯同盟國戰時的名著是目前出版文化重要工作之一。

像國立編譯館就應當有系統地大量地編譯同盟國戰時的名著，民間的團體像中美文化協會，中英文化協會，中蘇文化協會不應當把工

作的中心放到外交方面去，而把翻譯各國出版物的文化工作放在一旁。像中蘇文化協會的叢書，我們希望中美文化協會中英文化協會也能同樣地出版，並且要更大量地出版。在目前能夠翻譯英文俄文的人不為不多，而通過中美，中英，中蘇等文化協會不難找到各同盟國的戰時名著的。

在戰時出版文化中，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文化勞軍。英國在開戰之始就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供給軍隊以讀物。美國供給前線士兵的讀物是由作家組織起來根據前線的需要而專門編輯前線士兵所渴望的書籍雜誌和畫報。蘇聯的出版文化也是前線第一主義。

中國的文化勞軍，作到如今，僅僅成爲一個獻金運動。自然文化勞軍運動決不是有了錢就完了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供給真正是前方所需要的文化食糧。像美國似的不但由作家專門編輯前方將士所需要的內容，就是出版物的形式也是依照士兵口袋的大小而製作的，這樣會給前線的士兵以無限的便利。使老百姓所熱誠捐款的金錢能成爲將士真正需要的文化食糧和出版物是極必要的。如果把粗製濫造的不切實際需要的文化食糧或是讀物去勞軍，那不過是人力財力物力的浪費而已。

出版文化的發展是急需的。出版文化正確地迅速地發展，必將使抗戰能更迅速地爭取到最後的勝利。

——四月十日。

叢書子目類編序

顧拮剛

頤剛嗜酷好書，年十一二，塾課既能，恆偕同學友人涉足玄妙觀書坊，出餅餌錢數十，買短書一二冊，陪夕陽以歸，翻之誦之，不求

甚解，自以爲至樂。一日，從家藏舊篋得湖北書局所刊書單，中列百子全書之目，喜不自勝，曰，「洋洋乎，子書種類乃若是其繁富

乎！』於是知有彙合若干零星之書以爲一大部書者。嗣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更歎躍曰：『古今之書備於是矣！若予能盡覽之，則古今學術亦畢萃於予矣！予其得有此一日耶！』少遲，又得張之洞書目答問，其中所舉有軼出四庫書之外者，乃稔向日積想之未盡然，而書未列叢書總名一篇，尤使予目眙而舌搖，歎曰：『清代刻叢書者其多乃若是耶！胡爲不易遇之於書肆也！』偶於一肆中覩惜陰軒叢書，歸檢張氏答問，則其子目已散見各類中，審所列多應讀之書，急與賈人商價，至銀圓十八枚不更譚，非復備餅餌錢所得，乃累日泥祖母，盡許平時所不肯應之督責以求之，而是書遂燦然列於架上。予之購叢書，自此始也。既而得顧脩彙刻書目不全本四冊，識叢書之內容益多；坊肆間有所見，往往可以不翻其書而指數其目，雖都未能享有，亦聊以之自慰焉。及年二十一，始由滬上購得翻刻唐棲朱氏彙刻書目二十冊，一觀叢書子目之全，眼界爲之驟擴；而朱氏未署名字，猶使予心慙不止，乃窮日夜之力索其主名，知卽爲刻結一廬叢書之朱學勤字修伯者，浙江仁和人也。閱數年，又得朱氏目視書錄及新刻范氏續彙刻書目，補苴益備。常思諸目散在各編，尋求匪便，若能加以

考核，合爲一書，豈不大善。甚欲奮發自任，顧自大學畢業以來，人事日繁，興趣亦變，十餘年來終無所成，念於此事致力甚久而曾無足以稍留紀念者，輒爲之悵然。前年，謝剛主先生告我，「編輯叢書子目類編已五年矣，凡大內所蓄，重洋所遷，私家所存，坊肆所販，以及各圖書館所藏，一一涉獵，得兩千種；始則就原書之全目而鈔集之，次則就各書之子目而縷析之，再次則爲書名與著者之索引，凡欲檢一書者，但能記其一端，即可通其全體。」此自有叢書目錄以來所未嘗有之盛業也。一日，走訪之於北平圖書館，見一室之中集六七人治其事，積片至數千百，析類之密遠軼前人，而於一書之版本異同，卷帙多寡，並加考訂以歸一是，不禁拊掌曰：『是固予積想二十餘年而未得爲者也！』當予幼時，識叢書之總名猶難，更無由識其子目與其存儲之地，欲讀一小種書，惟有雜檢各目，期於倖中而已，蓋工作之難如此。今賴剛主專精之力，爲後學開方便門徑，涉水有航，不復以子目之影隨與無津涯之歎，諸家編刊之辛勞亦遂無蒙葢之虛擲，嘉惠藝林，曷其有極。用敢於此書告成之際，瑣述予之治學經歷於前，俾後人咸知未有剛主此書時，其困苦乃至於斯也。

明末清初旅華西人與士大夫之晉接

方 豪

明末清初來華西人，對我國語文及學術，研讀甚精，故能與士大夫周旋往來，或餽送方物，或互通魚雁，或題贈詩詞，甚盛事也。茲就讀書所及，彙而記之。因小可以見大，儻亦談中西文化交流史者所樂知也。（本文西洋人原名，以附註一次爲限。）

一 方物之餽贈

(1) 西洋紙

金壇王肯堂鬱岡齋筆塵第四冊記曰：「余見西域歐羅巴國人利瑪竇 (Riben)，出示彼中書籍，其紙白色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奪，贈余十番，受墨不滲，着水不濡，其異之。」

(2) 西洋布

冒辟疆著影梅庵憶語曰：「壬午（按爲崇禎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清和晦日，姬（董小宛）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西洋夏布一